

海岩

电视文学剧本全集

现代出版社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第一集五色
 清多少盛装少女在光和影的變幻
 微笑的妙齡佳麗如虹雲流轉般來去
 生間洗滌又回到臥房穿衣把要帶的
 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第一集五色
 清多少盛裝少女在光和影的變幻
 微笑的妙齡佳麗如虹雲流轉般來去
 生間洗滌又回到臥房穿衣把要帶的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海岩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海岩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4

(海岩影视小说全集)

ISBN 7-80188-413-2

I. 拿... II. 海...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收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103832号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监 制：何 悦

责任编辑：张 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北方印刷厂

开 本：925×645 1/16

印 张：32.7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7000 册

书 号：ISBN 7-80188-413-2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第 一 集

五色斑斓的梦境，流光溢彩的幻影。

厚重的音乐华丽而又舒缓，镜头像一台老式摄影机摇出的片段，斑驳虚幻的色调中，多彩的光线忽而沉迷，忽而炫目。数不清多少盛装少女，在光和影的变幻中款款而行……

片名渐显：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梦中的画面似乎渐渐可以分辨，让人看清那是 T 型台上姿采绚丽的一场表演。在缓慢的节奏中，无数面含微笑的妙龄佳丽，如虹云流转般来去如仙……

演职员字幕交替着渐隐渐现……

韩丁家内 清晨

尖锐的闹钟声把绚丽的梦境蓦然打断，韩丁迷迷糊糊翻身醒来，睡意未消。他起床歪歪斜斜地走到卫生间洗漱，又回到卧房穿衣。把要带的衣物放进一只旅行用的皮箱内，然后关上皮箱的箱盖。

韩丁家外 清晨

韩丁拖着皮箱下楼，同时用手机在父母家的录音电话中留言。

机场高速路 清晨

出租车在宽阔的高速路上开得意气风发，头上的天空碧蓝

耀眼，沿途错落成片的枯槐写意出北京冬天特有的迷离。

韩丁画外音：“爸爸、妈妈，我今天要去平岭市出差了，也许一周才能回来。这几天我天天都到你们那儿去给花浇水，你们后天回来估计还死不了。海南岛好玩儿吗？你们回来要有事就打我手机吧，再见。”

首都机场 白天

墙上巨型的航班起降时刻表显示出很多航班已开始登机。

韩丁和中亚律师事务所的老资格律师林必成一起拖着皮箱通过安全门，走向候机厅。

韩丁画外音：“我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中亚律师事务所上班已经两个月了，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出差。老林是我们事务所的元老，也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事务所草创时那七八个成员都是合伙人，除了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兼管委会主任老齐外，其余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走到候机厅坐下，林必成打开公文箱，取出一沓材料交给韩丁，然后清清嗓子，向韩丁交待此行的任务。

“咱们这趟去，是平岭保春制药厂的一个案子。去年年底他们厂有个女孩在厂里的扩建工地上被人杀了。那女的是浙江绍兴去的民工，才二十一岁。十九岁出来的，想挣钱，才两年，钱没挣着，人倒搭上了。咳！”

韩丁故意认真说：“既然这女的这么不幸，那咱也别给那杀人犯辩了，辩了半天不也得枪毙吗？咱干脆省了这趟回家得了，把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过完了再说。”

林必成摆摆手：“杀人犯？哪儿啊，这案子还没破呢，咱们接的是民事赔偿这一块儿。这女的家属要求制药厂赔四十万，制药厂不承认有责任，一分不想赔，法院已经调解一次了。现在工地上一帮绍兴籍民工闹得很厉害，法院最后再调解一次，这次调解不成就直接判了，我这都是第二次去平岭了。”

韩丁有点奇怪：“这女的不就是一民工吗？她有多少家底肯花钱到北京请律师打这种没底儿的官司？”

林必成又摆摆手：“哪儿啊，咱们是受保春制药厂的委托，和受害者的家属办交涉去。回头你在飞机上抓紧看看材料，啊！”

韩丁这才明白：“噢，咱们是被告。”

检票口开始检票了，两人边说边匆匆离座。

跑道上，一架客机轰鸣着腾空而起。

飞机上 白天

韩丁在头顶一盏读书灯的光芒下浏览着案卷材料。

韩丁画外音：“这个案子的材料主要是上次法院调解时形成的一些文字记载，还有死者亲属写给制药厂领导的信，以及对对方律师的律师函，还有前一阶段平岭的新闻媒体对这个案子的一些报道……”

老林见韩丁在看那些剪贴下来的报纸，从旁提醒道：“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描写看不看两可，平岭市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小头目是我中学的同学，上次我去平岭还找他打听情况来着，和小报上炒作出来的这些新闻驴唇不对马嘴。”

韩丁点头，转而翻看其他材料。

韩丁画外音：“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老林说得没错，这个女孩死得很惨，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绍兴的下岗工人，他们把刚刚成年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让人同情。”

平岭机场 白天

老林和韩丁与来接他们的平岭保春制药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的王主任一起走出机场，上了一辆奔驰轿车，匆匆驶向市区。

轿车内 白天

王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外表沉稳的本地人，一上了车就客

气地与老林二人寒暄起来：“欢迎欢迎，罗总正在医院吊盐水呢，要不然他会亲自来接你们的。”

老林也一通客气：“哟，罗老板生病啦。不要紧吧，要不要先去看看他？”

王主任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罗总心脏不大好，公司里事情多，这几天那帮民工又来闹，从早上就堵在大门口，罗总是走后门才去的医院。我是送完了罗总又赶过来接你们的，幸亏飞机晚点了，要不然可真就接应不上您二位了。”

老林也客套着：“罗总心脏不好，可要注意情绪，不要激动。”

王主任：“唉，我们罗总就是爱激动，老脾气了，改也难。呃，林律师，咱们先去宾馆放下东西，中午就在宾馆里随便吃一点儿，今天晚上罗总专门给两位接风。吃完饭还要请你们去看发型表演晚会，票很难搞的。”

汽车驶入平岭市区。

平岭某酒楼包房内 晚上

平岭保春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保春在这家酒楼的一间包房里宴请老林和韩丁，席间有王主任作陪。

这顿饭大概是韩丁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餐。酒过三巡，罗保春开始和老林交谈这个案子，韩丁听得出来，他是坚决不打算向死者家属让步的，而且言语腔调相当激烈。

罗保春：“那些绍兴人，简直就是黑社会！他们是存心敲诈我。他们的头头叫大雄，前几天私下里跑来和我做交易，让我出十万块摆平这件事，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虽然我这个厂现在很困难，但只要是该赔的，我卖房子卖汽车也会赔。四萍是我们工地上的民工，她的丧葬补助费我都按规定出了，她又不是工伤死亡的，凭什么要我出四十万赔她！就算公安局最后查出是我杀了她，我赔她命，也不赔她钱！”

这位罗董事长说这话时已喝了数杯猛酒，脸孔蹿红。老林看他的神经已被酒精搞浑了，只好含糊地点着头，顾左右而

言它。

老林：“呃——罗总，听说您心脏不太好，我看酒还是少喝点吧。”

罗保春：“没事，我偶尔尽兴，不要紧的……”

老林和王主任对视一眼，都是无可奈何的表情。

酒楼包房外 晚上

主宾数人散席出来，罗保春陪着老林在前面走，王主任在后面向韩丁介绍着他们马上要赶去观看的发型表演晚会。

王主任：“这场发型表演还请了日本著名的理发美容大师到场助兴；这在我们平岭还是第一次。这次表演的赞助品牌之一就有我们厂的保春口服液。保春口服液是专门养颜乌发的天然药物，所以和这种发型表演正好能结合起来。”

罗保春听王主任在后面这样说，便转身补充地向老林和韩丁介绍了他和这场表演的关系：“请你们去看，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表演的模特里，有一位就是我女儿，她个子高，所以从小喜欢干这个。”

王主任也不失时机地添彩道：“我们罗总的女儿，在我们平岭算得上头牌名模了，在全省都数得着的！”

老林赶紧应景地做出惊讶状：“哟，是吗？那我们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

平岭世纪饭店表演大厅 晚上

发型表演大厅里，漆黑一片。

T型台上突然亮起一束强光。一位头顶梳着高高的扇形发式的少女，金裹银束，梦幻般地出现在T型台的天幕下。她踩着音乐，迎着光束，款款走来。

韩丁在那一刹那全身僵直，每一根神经都被台上迎面而来的少女牵住。和一般模特相比，那女孩的身材略显娇小，但那张眉目如画的面孔，却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美艳。在强光的照射下，少女脸色苍白，眉宇间顾盼生烟，进退中的一动一静不

疾不徐，目光中的一丝冷漠若隐若现，看得韩丁颇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模特们一个一个逐次出场，转眼间 T 型台上已是佳丽如云，个个发型奇异，风情万种。

王主任用手一指，轻声对老林说：“第一个出场的就是罗总的女儿。”

韩丁听到了王主任的声音，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女孩。

宾馆客房内 夜

韩丁仰望着黑暗的屋顶，了无睡意。

他眼前闪过一道强光，刹那间把脑海照得通亮，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孩出现在炫目的强光中，面容冷漠，频频回首，飘然而去。

宾馆门口 白天

天亮了，王主任接上老林和拎着公文箱的韩丁，离开宾馆，乘车前往罗保春家。

街道 白天

汽车在刚刚热闹起来的城市里穿行，很快开出了市区。

黄鹤湖风景区 白天

汽车开进黄鹤湖风景区，正值深冬时节，湖面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擞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但沿湖而行的道路上还看不到多少游人。

黄鹤湖别墅 白天

汽车停在别墅院外，老林和韩丁走下汽车，王主任介绍说：“这是老房子，解放前是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

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算个不在册的文物吧。前年罗总太太去世以后，他就把这房子长期租下来了。罗总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个地方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问：“罗总那个当模特的女儿，也住在这里吗？”

王主任：“罗总的女儿多数时间住城里，有时候过来。今天应该在吧。”

韩丁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了客厅。

韩丁向王主任问了卫生间的位置，起身去了卫生间。卫生间设在走廊的深处，需要经过这条曲折走廊的几道转折。走廊很静，韩丁从一扇扇门前经过，那些房门里转来隐约的声响，几次让他以为能与那位梦中女孩迎面相逢。但直到他从卫生间走出来又回到客厅，也没有任何奇遇发生。

罗保春这时正坐在客厅的茶几前与老林边吃边谈，看上去他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

老林正在试图说服罗保春：“……所以我认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做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的态度，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老林的建议，罗保春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我凭什么要向他们让步？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我吃了多少苦？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押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现在，保春口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老林点着头，但嘴里还在继续解释自己的观点：“这当然，这当然，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但要认定厂方必须支付四十万巨额赔偿，确实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前不久北京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厕所里也发生过一件客人被杀的案子。死者的亲属要求舞厅赔偿，舞厅认为自己并无责任而拒绝赔偿，结果闹到法院，审判的结果是死者的亲属最终败诉。那起舞厅杀人案和现在咱们这个案子，在性质上还是比较相像的。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上次我来平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解的时候，感觉到平岭市法院显然希望我们这一方再额外补加一些抚恤，花钱买个太平，平息事态，而不希望激化矛盾，给社会安定增加负担，所以这次调解也难保不在钱的方面向着弱者一方说话。四萍的父母现在都下岗了，他们的生活也确实非常困难。”

老林把他的担心说了，但罗保春不听，依然固执着自己的观点：“这年头困难的人有得是，我还困难呢，我厂里的产品积压太多卖不出，资金周转不过来，贷款到期还不上，谁援助援助我呀？法院要杀富济贫也杀不到我的头上。要是我的厂子倒闭了，市里的税收减少了，上千工人失业了，找政府闹事要饭吃去了，给我供货帮我销售的企业都拿不到钱拿不到货都受影响了，本钱小的也跟着倒闭了，法院是不是都援助啊？法院难道惟恐天下不乱吗？”

罗保春越说越气，脸色涨红，就像昨天晚上喝多了酒一样。老林也就不再多说，看看王主任，王主任也不敢多言。

韩丁无心倾听他们的讨论，罗保春激烈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变得越来越遥远。韩丁只想着能在这里见到罗保春的女儿。他隐隐听到隔壁屋里，总有一个轻盈的脚步在不时地走动；客厅通往后院的走廊上，好像也常能看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在墙上薄薄地掠过。韩丁神不守舍，有好几次他从隔壁的脚步声和墙壁的影子上，感觉下一秒钟那女孩便会穿过走廊，或者推开与客厅相通的某一扇屋门，步履轻捷地走出来了。

但那女孩始终没有出来。

城郊公路上 白天

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韩丁忍不住问王主任：“罗总这么大的一个别墅，就他一个人住吗？他也不嫌寂寞。”

王主任笑笑：“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我们罗总，脾气很古怪的，特别是他太太前年病故以后，就更听不进别人的话了。我们也劝他，一个人住这么远太不方便，也不安全，身边就那个只会做饭的老太太，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非耽误了不可。”

王主任的这一席话，终于让韩丁有机会把他最想问又最不便开口的话问出来了：“那他为什么不让他女儿和他一起住？”

王主任：“啊，你是说罗晶晶呀，她住在城里，罗总在城里有房子。”

韩丁听了，移目窗外，沿街的一排居民楼从他眼前划过。老林和王主任的对话在他耳际里时有时无……

老林：“确实有这么一种人，孤僻惯了，连老婆孩子在身边都烦，就喜欢一个人独处，有这种人。”

王主任：“那倒不是，罗总对别人烦，可最心疼他这个宝贝女儿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百依百顺。是罗晶晶自己不喜欢和她爸爸一起住，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受管束。”

老林深有同感地随声附和：“你们应该劝罗总，年纪大了还是得找个老伴。生老病死身边还是得有个人伺候，孩子再亲也没用。《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早有定论：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王主任也感慨：“劝也没用。事业成功的人，生活上的事都不听劝的。”

两人越说越投机的样子，替古人担忧似的长吁短叹。韩丁眼望车窗外冬日街景，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甚至没有听清老林转脸对他说了些什么。

老林：“哎，韩丁，明天上午开庭，你回头把我刚才给你的那几份材料复印一下，明天带上，可能法院要留。哎，

老林见韩丁心不在焉，似听未听，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你想什么哪？”

韩丁！”

老林见韩丁心不在焉，似听未听，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你想什么哪？”

韩丁猛然惊醒似的，看老林：“啊？”

平岭法院 白天

老林和韩丁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

在走廊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低声交谈时都管那汉子叫大雄。

韩丁、老林和罗保春、王主任等人刚刚来到走廊，一个望风似的民工就从楼梯口往里跑，跑到大雄身边轻声通报：“雄哥，他们来了。”

包括四萍的父母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罗保春一行。大雄向前跨了两步，迎着他们站在走廊当中。

王主任边走边在老林耳边嘀咕：“这就是大雄，是制药厂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头头。”

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当法官来了之后大雄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

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等人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寒酸破旧。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左右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

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们身边的律师。

律师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用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和厂里无关？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我倒想请教一下这位先生，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四萍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

调解还没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是连法官都没想到的。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脸色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制药厂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污蔑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激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绝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

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讲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吗？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让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种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唆地把最后的问话转向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喝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我们将在近期依法宣判，今天就这样吧！”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听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

住，整个人便轰的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犯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死相。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件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地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

法院楼外 白天

罗保春被抬上急救车，王主任和韩丁也上去了，急救车闪着蓝灯开走。

医院急救室外 白天

急救室门外只有韩丁一人。这儿连个椅子都没有，韩丁只好原地踱步。偶尔有医生护士进出，都是手执器械行色匆匆，没人理他。

急救室的门再次打开了，一位男医生走出来，当头便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

韩丁摇头说：“不是。”

医生又问：“病人亲属来没来？”

韩丁摇头说：“没来。”